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ank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Great
Financial Dynasti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mall Investor

银行业王朝 兴衰

19-20世纪摩根、罗斯柴尔德、华伯格
银行家族兴衰史

〔美〕R.彻诺 著

公涵 译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by Ron Chernow



The Death of the Bank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Great
Financial Dynasti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mall Investor

银行业王朝的衰落

19-20世纪摩根 罗斯柴尔德 华伯格
银行家族兴衰史

〔美〕R.彻诺 著
公涵 译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by Ron Chernow

er by Ron Chernow

Chernow.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 L. L. 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版权合同已向四川省版权局申请登记。登记号:图引字
21—2001—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行业王朝的衰落——19—20世纪摩根、罗斯柴尔德、华柏格银行家族兴衰史/(美)彻诺著;公涵译.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5

ISBN 7-81055-925-7

I . 银... II . ①彻... ②公... III . 金融—经济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 F831.9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084 号

银行业王朝的衰落——19—20世纪摩根、罗斯柴尔德、华柏格银行家族兴衰史

[美]R. 彻诺 著 公涵 译

责任编辑:方英仁

封面装帧:穆志坚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xcpress.com/
电子邮件:	xcpres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88-925-7/F·767
定 价:	12.00 元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有时候，连最忠实的读者都无法理解作品中精心策划的主题，令作家心生罪恶感。担心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我前两部描写银行业王朝的长篇著作——《摩根之家》(The House of Morgan)与《华伯格家族》(The Warburgs)，我特地准备了一些注解。很多人认为“银行”和“无聊”可算是同义词，所以金融历史学家会用一些消遣性的故事和富有地方色彩的内容来包装作品，只是有时候基本的理念反而却因此模糊了。在两本内容颇丰的银行巨著完成之后，我试着让笔法能配合书的分量，以避免过于沉重。小说家或许会想像读者会抱着他们的书，以欣赏的心情阅读。读者，我则看做是一群情绪不稳定又容易发脾气的人，看书的时候一边跺着脚板，一边不耐烦地看着手表。为了安抚这些读者，我一直试着使用一些让狄更斯的小说受欢迎的要素。现在，我以一种未尽全功的心情，准备把那些深藏的主题再次发掘出来。

经过缜密的构思，我笔下的银行界传奇跨越了事件纷纷的一个多世纪，我所叙述的是这些金融界之神的兴衰历史。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对一个谜题感兴趣，那就是为什么故事中的金融王朝——像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摩根(Morgans)、霸菱(Barings)、华伯格(Warburgs)等家族，会在全盛之时突然步入衰亡。为什么他们的事业如此耀眼却又如此短暂？这些曾经八面威风的小型私人银行虽然臣服于大型的金融财团，却仍然夸耀着

先人留下的荣光，并将其作为市场营销工具。在当今，最佳的营销工具莫过于高尚的形象了。不过，这些家族王朝从众人的眼中消失已经很久了，随之消失的还包括，构成他们权力本质的那个跟其他伙伴和主权政府所构筑起来的密切关系网。

在这本包含“三部曲”的书中，我试着去说明为什么这些家族王朝会退位而成为历史——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代表的不是永久的经济生命体，而只是在资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眼云烟。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从这陈旧的档案中唤起这些已为人遗忘的大亨们过往的荣光，而是希望向人们展示这些曾经所向无敌的银行王朝关于经济与政治力量斗转星移的历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这些家族的消逝拿来作为过去两个世纪中调查上层金融界的起点。这些金融家族就像煤矿中的金丝雀一样，揭露了许多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幕后势力。

本书第一篇《银行家之死》最早见于 1997 年 4 月在多伦多发表的“芭芭拉·佛朗纪念演讲”。虽然文章内容比我当时所讲述的要长得多，而且掺进了许多突发的灵感，不过讲述的还是相同的观点。对未来历史学家来说，20 世纪金融界呈现的事实表明银行家权力在大幅度衰退，也就是金融中介角色式微。过去银行家是顶着光环的中介者，是资本流通的管道。而在 20 世纪，他们一手将权力交给资本供应者（包括个人与机构投资者），另一手又将权力交给了资本消费者（主要是那些大型的跨国企业）。而银行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金融平衡中介角色也逐渐褪色。有个可怕的字眼——反中介，有时候会被用来描述这个现象，不过这个令人眩晕的字眼我尽可能避免去使用。

“银行业”这个词代表了多层涵义，而在这里我谈的主要是上层金融世界的总览。读者必须抛开对自动柜员机、汽车贷款、房屋贷款等这类一般的印象，而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趸售金融业，

这是专属于大公司、政府和“高净值”个人（在过去一般被称为有钱人）的上层世界。

也许多数读者会说，我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的第一篇命名为“金融家之死”，来避免“银行家”这个名词所引起的误会。不过我准确地使用这个字，却是为了避免混淆并易于从时空上进行比较。自从1930年《格拉斯·史提高尔法案》（Glass – Streagall Act）通过以来，美国的金融业就被划分为商业银行（收取存款与放款）与投资银行（发行、交易与行销有价证券）两大部分。既然我们的讨论定格在没有这种区别的老世界及充斥着这类专业名词的新世界之间，“银行家”这个名词似乎还是最为确切的提法，所以我提到现代社会的银行业时，我通常指的是投资银行业者（虽然我也希望在谈论商业银行的平行发展时不受任何约束）。我再一次强调，银行业这个名词是便于弹性运用的字眼，可以用在不同的状况下，特别是谈到德国的时候，因为该国施行的一直都是单一银行体系。

根据历史事实，上层金融世界的“居民”，不屑一顾于小型投资人的零售金融世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隔离、稀有及密封的天地。在他们看来，小型投资人的存款对企业或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因此理所当然地被戴着高帽的银行家冷落。而从上一代人开始，这些小型投资人以惊人的速度渐渐壮大，从无足轻重的角色继而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角。这个转变同时也带来趸售与零售金融的组合。所以，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戴链表、穿条纹裤、抽大根雪茄的那些大肚男人组成的老式世界，然后终止于现代共同基金的热潮之中。随着共同基金的组合，美国经济的基础弱势团体已从银行转到股票市场并由此接管了整个金融世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银行家之死	(1)
第二章 银行大亨 I：约翰·皮尔波特·摩根	(73)
第三章 银行大亨 II：华伯格	(93)

第一章

银行家之死



在预言银行家终结的时刻来临之际，我所担心的是那些冷漠无情的读者，他们在听到这样的消息后，会长长地舒一口气，并以大声赞美上帝来回应——在上帝创造的这片绿色沃土上，还有哪一种生物会像银行家那样无情？一想到银行家，我们的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的形象。他长着一头银灰色的头发，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而且总是斤斤计较。他们穿的是单调的深色西服，犹如小镇上丧礼主持人所穿的衣服，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的永不磨灭的皱纹，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长期以来，银行家都以拒绝毫不起眼和对他们来说不具价值的企业为乐，仿佛他们是天生的厌世者。他们深信，那些可恶的债务人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欺骗他们，并且让银行破产倒闭——所以他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戒，对债务人提出的那些模糊不清的要求和过分夸大的数字好好地把关。

如果说从传统上来讲银行家对人性存在着某种偏见，那只是因为在金融世界，他们被委以的重任是去分发极为稀有的银行信用。因为要分配的信用数量稀有而且珍贵，所以银行家始终是处于防御性的地位。他们善于回绝潜在的客户，甚至于去满足他们可怜的要求。可是现在，钱已经变成了一种平凡无奇的商品，想取时只需轻敲一下按钮或电脑上的按键就可以了，而且可以说无所在。在街道、购物中心和机场秘密设置的自动化柜员机，普遍得就像卖汽水、糖果或香烟的自动贩卖机一样。退休棒球明星所做的房屋贷款广告在电视上轮番播放，每天家中也会收到如雪片般飞来的信用卡申请函（就算是个人破产也会立刻得到金融圣殿的豁免，并欢迎回笼）。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信用和信用供应

者的年代，需求必须通过大量的广告来刺激，才能把已经形成的供给消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准备从资金有限的斯巴达时期谈到现在这个金钱充斥的时代，从而深入探讨银行家在 20 世纪的蜕变。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一些银行王朝的兴盛和衰落我也将介绍，并把故事带回到 20 世纪晚期的投资大亨——小型基金投资合伙者的成功上。我谈到“银行家之死”的时候，不应该被读者想像成在街角银行超时工作的柜台人员，或者是那些即使在尖峰时段却仍然慢吞吞的人；而应该看做是那些穿着 Gucci 名牌叼着古巴雪茄的“老狐狸”。没错，我指的就是那些坐拥高薪，所领圣诞节红利不但比我们一年的薪水，甚至比我们整个人的纯资产还多，而且似乎是那些对人间疾苦免疫的人。近来的金融发展几乎没有波及到这些银行家，那么我怎么会说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业媒体宠儿会是濒临绝种的一群呢？大规模的交易令人眼花缭乱，超大并购案一件接一件地发生，还有那股票市场在我们文化中无所不在，难道这个年代不正是我们所处的吗？说句实在话，这些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4 我曾经对那些年轻、手腕高明的银行家的权力和财富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为《摩根之家》一书做研究调查的时候，在被人遗忘的世界里再度将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银行家挖掘出来。这些光鲜体面的大亨掌控着跨州铁路、工业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如公爵领地般大小的土地。他们驾驶游艇如同操控战舰，抽着如小鱼雷般粗的雪茄，把总统和总理看做是同僚——有时候却把他们当做低层的国家主政者。似乎这些银行大亨不仅置身金融世界的顶峰，而且也处于整个社会的最上层。

没有仔细看过《摩根之家》一书的人是无法回忆书中的内容的，请让我再简要地重提一下这位有“古罗马之神朱彼特”称

号，在华尔街也是 J.P. 摩根公司 (J.P. Morgan & Company) 资金合伙人的摩根先生 (J.P. Morgan, 1837 – 1931) 的光荣事迹。在他事业的全盛时期，美国 $1/3$ 的铁路被摩根所控制。纽约股票交易所 60% 的全部上市股票总市值，在最活络的 20 种交易债券中，与铁路公司相关的债券就有 19 种。自 1901 年创立美国钢铁公司 (U.S. Steel) ——第一家价值 10 亿美元的企业之后，70% 的钢铁业被他进一步掌控，并且在三家最大保险公司的事务中崭露头角。除了摩根银行之外，他还掌控了信孚银行 (Bankers Trust) 和信保银行 (Guaranty Trust) (后来合并为摩根银行) 两家银行；另外他也是大通 (Chase) 和花旗 (Citibank) 的前身银行的主要股东。在摩根脱口说出：“美国对我够好了！”这句话之后，左倾报纸《平民日报》(The Commoner) 记者威廉·詹宁斯·布莱立刻反唇相讥：“如果你感到厌倦的话，可以随时把它还给我们。”一位尖酸冷酷的美国大地主，剥削着每一个美国人的钱财——这就是摩根在大众心中留下的印象。各位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这么说，即使当今社会上最有钱的商人和最不可一世的雅痞，如果和摩根这样的人比起来，也不过是站在巨人旁边的渺小人类。

5

在探究摩根历史档案的过程中，我不得不问自己，这么大的权力怎么有人能够独自拥有？当今的金融界人士和这种童话故事中才有的力量为什么沾不上边？为了把这个谜团解开，我在尘封已久的档案中花了很长时间去探究，厚厚的灰尘沾满了双手却仍徒劳无功。当我在华尔街或伦敦金融中心徘徊的时候，我被那些古老的私人银行建筑深深吸引着——那些密不透风的城堡，他们自己的高贵与尊荣，被厚实的城墙和沉重的窗帘笼罩着。这些有着童话故事般神秘的历史性建筑什么门牌都没有，彷彿不愿意把令路人目瞪口呆的身份泄露出来。在曼哈顿下城的百老汇和华尔

街街角，用大理石精雕细琢的 J.P. 摩根公司总部，门上除了挂着“23”号字样的门牌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这幢高耸的建筑物静静地矗立在小贩和匆忙的销售人员聚集之处，没有吸引商界人士注意的夸张外表。为什么这些从事大宗交易的银行，会把人们所有的好奇无畏地排斥？他们的外表为什么会这样高深莫测？他们从事的是什么见不得大众的商业行为？电影《大国民》(Citizen Kane) 中那个有名的“蔷薇花蕾”(Rosebud) 谜语——那这个主角临终前说出的谜语，相信每个人都记得它构成了整部电影的中心谜团。在我看来，似乎正是那些不见名号的古老银行建筑，给我提供了线索，从而得以揭开摩根是怎样聚集如此巨大力量的一些线索。

在开始回顾金融王朝旅程之前，我必须冒一点卖弄学问的风险，先厘定解释性的架构。这是因为各种不同的银行体系充斥金融界，我不得不先确定一种统一的对比标准。我运用的方法，是把每一种金融体系都看做是由三段线条所构成的简单图案。作为交易中间人和长久的撮合者，很自然这些大宗交易银行家处于中心地位。他们永远处于资金供应者（不管是个人还是法人投资者）和资金利用者（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政府借款机构）之间。不管哪一种金融体系，也不管它有多复杂，都可以把它简化在这种原始而又简单的架构之中。

然而，如果要把这些银行家们非固定的实力精确地衡量出来，我们不能够仅凭他们的业务范围，或是交易资金的规模来评估——虽然这两项绝对指标都是商业报刊经常使用的。相反地，不管在哪个时期银行家真正拥有的实力取决于资金提供者与利用者之间的相对力量。试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来说：在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协商中，优势被哪一方所占？是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负责承销的银行家，还是购买的投资者？在接下来的曲折动荡的金融

历史长途之旅当中，这个有三段线条的图形读者应该尽量放在心中——资金提供者、中介银行家以及资金消费者。随着时间的推进，各位将会发现一些惊人的变化，而且迟早也会明了我为这些银行家所做的死亡弥撒。现在我们就带上分析工具，开始这趟旅程吧。

—

在金融界有一句格言很流行——钱滚钱。用古老的意义来说，也就是指钱具有繁衍性。最后可以从最终的分析当中发现，即使是最伟大的银行家，也不过是一群手腕高明的骗子，他们用别人的钱来中饱私囊。许多在做大亨梦的人都有这样的幻想，他们希望和善的陌生人出现，提供大笔资金，好让他们的金融王朝梦得以实现。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基本的问题开始这段旅程，那就是这些所谓的金融王朝究竟是如何开始取得那些把他们推向暴富之路的宝贵资金的。

让我们再回到胚胎成形的初期。在刚开始萌芽的高级金融时期，相对于交易世界来说银行业务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同时它也是一种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演变成一种由主管机关立法保护的独立的行业。商品交易商通常会延长贷款以保证托管商品的安全，或是预支款项给农民作为未来的作物交割。许多到现在还自称“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的伦敦银行，可以说明这个缘由。事实上，在 19 世纪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商人银行不仅从事票据中介和折让出售，也以自己的账户交易商品、包租船只，并提供保险，派遣大型商船队从事长途运输。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是从商业发展而来的，这样的一种自然过程，会让那些拥有剩余可供借贷资金的银行客户也有可能组成对手银行，就像现在我们

不断重复见到任何一种成功的事业体能够产生大量盈余一样。在特殊法令规范缺少的情况下，银行业务的其他经济活动形式似乎会自发性地繁衍出。

钱，即使是像罗斯柴尔德这类会计专家，也没办法凭空生出，他们必须去寻找种子资金。最近，以色列一位历史学家艾隆（Amos Elon）出版了梅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Rothschild）——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始人的第一本传记。他的五个儿子，个个都才华横溢，散居于欧洲各处，从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到那不勒斯，他们结成的紧密合伙关系就像镶嵌在家族徽章上那五支相互纠缠的弓箭。梅尔·罗斯柴尔德起家于法兰克福的一处不见天日又充满恶臭的贫民区。作为一位精明的生意人，他在开始时专门交易稀有硬币勋章、古董古玩、衣服、面粉以及一些二手商品，渐渐地，他才从这些杂乱的生意跨入银行业。实际上，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即1810年，银行业务才真正成为他的主业。但是，就算他动用他所有业务的利润也根本满足不了一家一流银行的资金。那么，到底他是从哪里取得这些钱从而造就他的罗斯柴尔德王朝的呢？

8

一个世纪过后，工业型企业所带来的大量利润确实足以成为现代银行体系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各地君王的课税权力才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少数手段之一。于是，梅尔·罗斯柴尔德发现有必要去向一个当地的贵族——威廉九世（Wilhelm IX）谄媚讨好一番，因为他是海瑟（Hesse）这个地方的领主，同时也继承了相当庞大的遗产。更幸运的是，威廉九世对于钱币搜集非常狂热，对于搜刮民脂民膏威廉九世自有一套。传说当时只要他的情妇多生了一名私生子，他就会抬高一次盐税，好让她们能够享受贵族般的生活。由于他到处留情，以至于私生子多到可以成立一间孤儿院了——据估计将近有70名

——因而盐税被这样的人数增长自然地推向无比的高峰。让海瑟人当雇佣军是威廉九世折磨子民的又一种方式，他把雇佣军出售给英国的乔治三世，用以镇压美国革命。我还要告诉读者的是，威廉九世对每一名步兵收费 51 萨尔（旧德国银币），每死一个再收一次相同的价钱——因为死一个就少一个将来可出售的存货，受伤三个相当于死一个，为此他也收取相同的价钱。真是些不义之财！

对于需要支配大笔资金的梅尔·罗斯柴尔德来说，他只得去向情绪变化无常的威廉九世鞠躬作揖。在梅尔·罗斯柴尔德写给威廉九世的信中，处处可见谄媚逢迎，他无耻地为威廉九世冠上当代时髦的称号。这位野心勃勃的银行家的文字功底，丝毫不亚于他快速的数字计算能力。凭借他的才能，梅尔·罗斯柴尔德替威廉九世完成过无数次机密任务。威廉九世曾因拒绝加入拿破仑所成立的莱茵联邦而被放逐，梅尔·罗斯柴尔德帮他躲过法国占领部队，将财物暗藏在他家中那个比魔术师的百宝箱还要多的活动墙板及秘密隔间内，甚至连罗斯柴尔德所乘的马车，都凿着蜂窝般的密孔，用来隔放金钱。他因此而获得奖赏，从而拥有了威廉九世大量的高利润资金的独家放款协商权。

通过对过去两个世纪的回顾，我们会发现，梅尔·罗斯柴尔德纯粹是宫廷权谋下的产物。在他的银行业务中缺乏企业型的客户，他惟一的生意来源便是国家。紧张与不安，加上犹太人的出身，他的立场更加不安稳，他只能生存在领主的庇护之下。为了继续取得皇家的宠爱，他还必须保持极度的温顺，甚至谄媚阿谀。堂堂大男人却得忍受这无穷无尽的怠慢和轻视，他的确因与领主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而吃足了苦头。现在，我们快速地来回顾一下线条图：在这个历史截点上，资本提供者（威廉九世）的权限远远大于他的中介经纪商（梅尔·罗斯柴尔德），后者会随

时因为皇室情绪的波动而失宠。至于威廉九世资金的需求者——那些令人生厌的贫穷欧洲贵族——在那个缺乏资金和授权银行的时代里，他们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只得任人宰割。

我们再向 19 世纪迈进一步，去看看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迅速地在欧洲上流社会出人头地的。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拜访了詹姆士·罗斯柴尔德（James de Rothschild）在巴黎的办公室。他目睹了这位高贵的银行家是如何被人们卑贱地恳求的情景。根据海涅对此的描述，这些人在詹姆士·罗斯柴尔德面前所表现出的卑躬屈膝的姿势，可能连最佳的特技演员都难以达到。有一天，他亲眼看到詹姆士·罗斯柴尔德的一名仆人端着餐盘经过走道，当时在场的一名股票投机客居然本能地向他脱帽，对着詹姆士·罗斯柴尔德用过的残肴致敬。于是海涅深信，任何毫无自尊的人最终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来讨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普法战争期间，巴黎将近四个月被普鲁士人围攻。在这段物资缺乏的时期，无路可走的巴黎人到动物园去找肉吃，拿猫肉、鼠肉当晚餐。威廉九世、首相俾斯麦以及毛奇元帅（Helmut von Moltke）不堪目睹此惨景，全都躲到了法利叶（Ferrieres）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城堡中。甚至连威廉九世在这座偌大的庄园闲逛时，都不由得感到眼花缭乱，并且不无感叹地说：“这一切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有办法拥有。”俾斯麦在罗斯柴尔德家的后花园从空中捕猎山鸡，而且乐此不疲。而当打猎归来，他便急不可耐地叫主人用这些美味的野味来下酒。当问及一名永远都不会违背主人意志的老总管时，他说在城堡中一瓶酒都没有。俾斯麦自然觉得非常可疑。总管受到威胁之后，才不得不改口表示，有一百瓶波尔多葡萄酒藏在城堡内。俾斯麦仍旧怀疑，派遣部队对整座城堡进行搜索，结果发现 1.7 万瓶酒藏在地窖内。尽管恼怒的俾斯麦原